

# 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及其教育意义

周兴国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亚里士多德把羞耻定义为“一种由于做了或正在做或将要做似乎有伤自己名誉的坏事而引起的苦恼或不安的情绪”。羞耻因行事卑劣而被行为者自己所看重的人视为可耻而产生,其构成包括行为的发生、他人的道德评价、行为者的自我认知、情感意向以及痛苦与不安的情感体验。羞耻产生于可耻的事情,同时会对个体未来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启发我们,培养羞耻感虽非教育的最终目的,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而知耻则是羞耻感产生的重要条件。羞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功用,因而其教育的意义亦有其限度。

**关键词:**羞耻;道德情感;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7)03-0003-06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7.03.001

个体的行为受到人类的基本情感的影响。人类的基本情感有哪些,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但其中无疑都会提到羞耻。羞耻因人的某些所作所为而产生,人也因羞耻而改变某些所作所为。羞耻不仅参与对个体自我的改善与建构,同时参与人际交往、社会秩序的重构。由此,作为人类基本情感的羞耻,因其独特的作用而受到伦理学以及哲学的关注。在这些关注中,最为突出且对羞耻进行系统阐述的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重温亚里士多德关于羞耻的论述,对于今日的社会道德建设、学校德育或许会有某些启发意义。本文主要探讨与阐释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揭示西方古典羞耻概念的现实教育意义。

## 一、亚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意涵

为了阐明关涉说服论证的艺术——修辞术,亚里士多德系统地研究了与说服论证有关的各种激情,包括愤怒、温和、友谊、友爱、恐惧、羞耻、怜悯、义愤、嫉妒。羞耻作为其中的情感之一,受到亚里士多德特别地关注。在《修辞术》一文中,亚里士多德把羞耻定义为:一种由于做了或正在做或将要做似乎有伤自己名誉的坏事而引起的苦恼或不安的情绪。<sup>[1]225</sup>这里所说的“坏事”,主要是在道德的意义上

来说的,即“卑劣的事情”,个体所做的卑劣事情的发生,暴露了行事者品行的缺陷,让自己的卑劣的一面显现在他人的面前,由此而使个体产生某种不安。行为卑劣者所产生的不安,源自于他人的鄙视以及非人化的评价,这将使行为者的名声受到极大的危害,进而影响到行为者在群体生活中的地位。羞耻感的产生与自己名誉的毁损有关。这种毁损的实质在于别人的鄙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各种伦理德性时,亦专门提到羞耻。与对公正、勇敢、节制、慷慨、大方、大度、荣誉、温和、友谊、谦虚、圆通诸德性的处理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把羞耻视为一种品质,而是定义为“一种感受”,是“对某种不名誉事物的惧怕”。<sup>[2]90</sup>当人们认为做某些事情可耻时,则在这种情形下,那些被认为做了可耻事情的人就可能会感到羞耻。由此,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作为道德情感概念,是一个涉及个体行为良善与邪恶且与个体品性密切相关的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羞耻”是人的自我感受,这种感受与做了可耻的事情相联系。“可耻”则是我们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认知与评价。羞耻产生的条件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并且引起或可能引起某些人对此类事情的负面的或消极的道德评价,如斥责为可耻,而斥责的人又是行为者看重的人,

收稿日期:2016-12-31

作者简介:周兴国(1962—),男,安徽人,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基础教育的研究。E-mail: xingguozhou@sina.com

则一个人可能就会因此而感到羞耻。简言之,羞耻是与他人所认为的可耻的坏事情相联系。一个人之所以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能够认识到,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一些事情是被人们视为“可耻的坏事情”,如怯懦、贪欲、不检点、奉承、谄媚、柔弱、心地偏狭,等等。

对于任何时代而言,羞耻总是与可耻的事情相联系,但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于可耻的事情则有不同的判断。对于可耻的事情,古今中外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每个文化系统有其可耻事情的独特印记。但如果我们把各种可耻事情的核心特质做一梳理,则可以发现诸种“可耻的坏事情”的共同特征,即可耻的坏事情是邪恶的结果,而邪恶则是悖离理性而服从欲望,损人利己而不顾及共同的善好。由于这些事情不仅涉及自己的名誉,更是涉及自己的品性,即涉及个体与社会道德系统的行为法则之关系,因而被人们视为可耻。一个人所作所为违背了社会的道德准则,从而使人们做出“可耻”之道德评价,则一个人就可能会感到羞耻。

由于羞耻是与可耻的事情相联系的,因而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羞耻时,详细阐述了做哪些事情是可耻的,因而会让人感到羞耻。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可耻之事表明了古希腊社会对何种行为应受到否定的道德立场。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可耻之事如表1所示。

表1 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可耻之事

| 可耻之事                        | 所反映的品性  |
|-----------------------------|---------|
| 临阵脱逃                        | 怯懦      |
| 侵吞替人托管的财产                   | 不义      |
| 发生不正当关系                     | 不检点     |
| 占微不足道的便宜                    | 贪欲      |
| 不相助或接受不如自己富足的人帮助、不恰当的借贷行为   | 品性卑贱    |
| 吹捧别人、张扬别人长处,过分表示对别人的伤心事感到伤心 | 谄媚      |
| 能够忍受的劳苦不能忍受                 | 柔弱      |
| 接受别人的恩惠却又指责别人所施的恩惠          | 心地偏狭、卑下 |
| 把别人功劳据为己有                   | 吹嘘      |
| 不具有或不分有高尚的东西                | —       |
| 错误明显出自自己,或是可耻之事的始作俑者        | —       |
| 遭受过能带来不名誉和责骂的事情,如屈从于身体欲求的事情 | —       |
| 众目睽睽之下的丑事                   | —       |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看,可耻之事背后所反映的,是行事之人的品性之低下。这种品性之低下与社会秩序的建构有关,并因而是以特定的评价者的存在为前提。行可耻之事,会败坏社会的风尚,从而妨碍人们对高尚事物的追求,进而妨碍至善的实现,妨碍个体的人生幸福。人们对此表示不满,表达出一种强烈的负面道德评价,这种负面的道德评价转化为行为者个体一种痛苦和不安的情感体验。

但也并非任何人的负面评价都会使人感到羞耻。可耻之事使人感到羞耻,必定与某些特殊的人有关。因而亚里士多德在讨论羞耻时,亦如讨论人类的其他情感一样,总是涉及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以及对什么人等。亚里士多德不仅讨论了可耻之事,而且讨论了在什么人面前我们会感到羞耻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之所以对所做的事情感到羞耻,是因为置身于所看重的人面前。所看重的那些人包括:景仰我们的人,我们希望受到其景仰的人,我们与之竞争的人,意见不会受到我们轻蔑的人,掌握着为我们所急切需要的东西的人,长期和我们在一起或者关注我们的人,等等。在这些人面前,人们更容易感到羞耻。此外还包括:没有背上相同罪名的人,不宽谅犯过错误的人,四处向人张扬的人,专爱就周围的人错误搬弄是非的人,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们要求的人,讲我们丑事的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也会感到羞耻。我们所面对的人有熟人与陌生人之分。在熟人和陌生人面前,某些事情是否会让人感到羞耻,则有相当大的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在熟人面前或陌生人面前人们不会为同样的事情感到羞耻,而是在熟人面前为被认为真正可耻的事情感到羞耻,在陌生人面前则是为不合法规或风习的事情感到羞耻”<sup>[3]430-432</sup>。羞耻总是因特定的人的在场才可能产生。而熟人与陌生人的区分,则表明了羞耻感的特定发生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我们能够预期,一个人在熟人和在陌生人面前可能有不同的表现。

概言之,羞耻源自一个人做了卑劣的事情而被特定的人视为可耻。当人们认为一个人所作所为是可耻的,并且以社会文化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人所做之事可耻之意时,当行为者意识到他人所表达的可耻之意时,则羞耻感就可能会产生,然而并非必然产生。如果每个人在做了他人认为可耻之事时都会产生羞耻感,则每个人都具备了成为好人

的重要前提。实际上,一些人做了可耻之事,并不感到羞耻。这些人往往被视为无耻之徒。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耻即做了可耻之事乃不知羞耻。关于无耻,亚里士多德没有做专题讨论,而是在论述羞耻的最后有一个暗示。亚里士多德指出,“关于羞耻就做这些阐述,而不知耻或无耻显然可以从相反的方面得到很好的说明。”这个暗示对人的羞耻之心的形成有着明显的提示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羞感和耻感之间做出应有的区分。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羞耻作为个体的主观感受,其产生与社会文化传统及人们的日常交往密不可分,因而属于社会情感的范畴。羞耻作为社会性的情感,意味着其生成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也意味着通过外在的教育和努力来培养羞耻之心的可能与现实。

## 二、亚里士多德论羞耻感产生的要素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要根据其特定的身份而承担相应的义务:做应该做的事情,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每个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因与他人的联系,或者因给他人所带来的某种特定的后果,而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羞耻的情感体验总是人际性的。羞耻是一种感到在众人面前无以立身的情绪反应,是因责任或义务未履行而遭到负面评价,或者是因所做之事暴露其卑劣的人品而产生的痛苦或不安。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反映了古希腊哲人对羞耻的看法,同时反映了古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羞耻。通过亚里士多德,我们不仅得以了解古希腊人是如何看待羞耻的,以及他们的羞耻观念和我们之间的差异,同时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羞耻概念的构成。在《修辞术》一文中,亚里士多德曾对羞耻概念做过这样一番说明:“既然羞耻是对于不名誉事情的想象,是由事情本身引起的,而不是由它的后果引起的,既然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看法,除非他重视那些对有看法的人,因此人们在他们所尊重的人面前必然感到羞耻。”<sup>[1]226</sup> 根据《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修辞术》关于羞耻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人在感到羞耻时所不可或缺的几个要素。

事情的发生。在通常的情况下,羞耻与个人的所作所为有关,即与个人所做的事情有关。所谓“事情”是指行为连贯一体,完成了行为者某种意图,或体现了行为者的某种动机。该行动关涉到他人,并且会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他人的利益,与道德规范

的要求相背离。尽管在某些情形下,与我们相同的人的所作所为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羞耻,例如我们的同胞在国外的不文明表现;但总体上看,羞耻是与一个人在做了某件或某些事情后才会发生的情感体验。羞耻与行为及其意图有关,而无关行为的结果。行为的结果会对羞耻的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人们通常在对他人所做的事情进行评价的时候,往往只针对事情本身及行为意图。恰恰是意图暴露出的一个品性。

评价。“不名誉事情”意味着人们对事情的道德评价,因而有关人们对特定行为的评价主要是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而非在一切过错上。“可耻”是人们对个体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最常见用语。当一个人出于自己的选择或意志而做出某种在他人看来是可耻的事情时,个人的羞耻感才会发生。在这里,作为与羞耻密不可分的“可耻”概念,意味着外在的道德评价和要求。在古希腊,可耻的事情通常与邪恶的行为相联系,而非与现代人所谓的不正当行为相联系。把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看作可耻的事情,涉及人们对个体行为的真实想法。这种想法有的时候是通过言辞,即通过斥责来实现的,如直接地表达“真可耻”,有的时候则未必是通过言辞来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通过身体语言,通过一些不满的眼神或姿势来表示,而这些细微的行为语言能够轻易地为行事者所观察到并给予正确的感知。对行为的负面或消极评价,不能泛化到非道德领域。

行为者的认知。与基本情感都包含认知因素一样,羞耻也包含着认知的成分,因而是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之上的,或者说羞耻是以特定的认识为其前提条件。羞耻是通过可对耻的直接感知而产生的,而不是与卑劣行为相伴出现的物质制裁或惩罚出现的。从亚里士多德有关羞耻的论述来看,这里所说的认知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暴露出自己的品性不良,此种品性不良不仅为别人所意识,也同样为自己所意识到;二是由此而意识到那些与己有关的特定之人的鄙视和看不起,即意识到特定之人是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看作可耻的事情,认识到他人对自己的品德不良持有消极的或负面的看法。当认知成为羞耻情感的基础时,则认知表明了可耻事实的存在。换言之,羞耻情感的发生,都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及他人对此事的评价的认知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主观认知到的事实与评

价有关。没有一定的事实与评价存在,没有主体对该事实的认知反应,则一般而言,羞耻情感是不会发生的。在极端的情形之下,一个想象的事实,由于过去诸多类似事实的存在,也会引发相应的羞耻情感反应。想到过去的某些事情,或者想象某种情形的发生,人们会感到羞耻,如此等等。然而,认知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人会感到羞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它表明了培养羞耻感的意义和价值。

情感意向。情感总是指向一定的对象,指向他人或指向自己。例如,愤怒指向某个人,而内疚和愧疚、羞愧等则指向自我。而这个自我,通常主要是指“我”的所作所为。客体可以是具体的个体,也可能是特定的群体,也可能是某些事情。在他人面前,我们的同类或同胞的表现不符合某种规范性要求,则我们就可能会感到羞耻或耻辱。这是因为,这类情感的发生乃是反身指向的结果,即我们是一个统一体,因而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在某种意义上即象征着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个时候,情感的意向就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类的存在。羞耻作为人的基本情感,其指向是自己,并且作为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消极的,与痛苦和不安相联系。

痛苦和不安的情绪体验。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情感通常与快乐和痛苦联系在一起。现代的人们则倾向于将情感和快乐或痛苦联系在一起。区别尽管是细微的,但前者强调感情的混合特征,即某些情感既有快乐的因素,也有痛苦的因素。后者则似乎更加倾向于将某种特定的情绪反应附加到情感上,如快乐或者痛苦。他人的痛苦可能会成为我们快乐的因素。这是愤怒之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发生的根本原因。愤怒产生或让愤怒者体验到一种快乐,莫名的快乐,只是表明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这种快乐是从哪里来的。然而,自己说不清楚并不意味着不能够说清楚。某些欲望同时包含了快乐和痛苦。欲望带来的是痛苦的感受,而抑制欲望能够带来快乐的体验。欲望干扰使得正常的身体状态产生了痛苦的感受,而回归正常状态的预期也会成为快乐的源泉。因此,一些情感既是心灵创痛的因素,也是快乐的因素。

### 三、亚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教育启示

从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个体自我改善的角度看,某种观念及与观念相应的行为规范之践行,需要个

体具有按照观念和规范的要求行动的强烈欲望。没有这样一个维护某种基本秩序以及行动的欲望,则普遍的要求就难以成为现实。个体的正确行动不仅需要个体拥有正确的观念,而且需要个体与正确观念及正确行动相适应的情感体验。罗尔斯在论及有关正义感的问题时曾经指出,“无论一种正义观念在其他方面多么吸引人,如果它的道德心理学原则使它不能在人们身上产生出必要的按照它去行动的欲望,那么它就是有严重缺陷的。”<sup>[4]457</sup> 罗尔斯道德心理学所揭示的,正是道德情感对于行动的不可或缺性。这意味着,仅仅产生某种意义上的认识是不够的。个体合乎规范要求的行为,需要有正确的认识,也需要拥有与道德认识相适应的道德情感的存在。个体道德行为之所以需要特定的道德情感来支持,是因为人的本性并非倾向于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一般地是有益于他人和行为的为,我们常常缺乏做出这种行为的有效的动机”;而不道德的行为“则一般地是伤害他人与社会的行为,我们常常有充分地做出这种行为的动机。社会必须把这些缺陷补足。社会通过父母和其他有权威的人的认可和而非难而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必要时能够运用从给予和收回感情上的关心直到控制快乐和痛苦的各种处罚手段”。<sup>[4]460</sup> 通过各种各样的心理过程,我们最终获得了一种对于道德行为的欲望和对于不道德行为的厌恶。

如同人类一般的道德情感对个体道德行为的作用一样,羞耻同样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内在的约束作用。伯纳德·威廉斯指出:“通过情感而意识到一个人是谁和他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存在,羞耻就这样介于行为、性格和后果之间,也介于伦理的要求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之间。”<sup>[5]</sup> 羞耻在个体生活以及社会秩序建构中的意义,意味着培养羞耻感在学校教育中的意义。当学校试图对学生进行羞耻感教育时,亚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教育意义便显现出来。

第一,羞耻感教育并非教育的终极目的,个人品性的培养才是教育的最终诉求。亚里士多德关于羞耻、知羞、无耻、德性之关系的论述,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如若无耻,做了可耻的事仍然不知羞耻,是卑劣的。但这并不证明,做了可耻事情的人而知道羞耻就是个有德性的人。”<sup>[2]91</sup> 一个有德性的人是不会去做卑劣的事情的,但一个人做了卑劣的事情而感到羞耻,则有助于

一个人德性的养成。因此,一个人感到羞耻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因此而认为,一个感到羞耻的人就是一个好人,只能说,这有助于避免他做卑劣的、不道德的事情。羞耻的目的在于避免犯错误,在于使人不去做可耻之事。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教育。行为的变化有可能是出于理性对于利益算计的需要,可能出于激情对于欲望满足的需要,而未必出于对高尚事物追求的需要。唯有品性的高尚,即出于对高尚事物的追求,才是学校教育真正的目的所在。为此,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一种更加积极的教育,即关于高贵教育的理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关于使人高贵的理论”能够鼓舞青年们的慷慨,“使那些生性高尚、真正热爱善良的人们归于德性,但它却没有能力去促使大多数人去追求善和美。这些人,在天性上就是不顾羞耻,只知恐惧。他们避开邪恶并不是由于羞耻,而是由于惩罚”。<sup>[2]229-230</sup>又说,“对于那些天性卑劣的人,要用惩罚使他们服从”。<sup>[2]229-230</sup>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少数与多数的划分,关于少数人天性高尚、多数人天性卑劣的立场固然有其保守色彩,然其应该根据人的天性而施以德育的思想,仍然具有启发性。

第二,将不道德的行为与可贬抑性评价结合在一起,并因此通过使其产生羞耻感,以避免去做那些不道德的事情,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原则。亚里士多德情感理论所阐述的羞耻意涵及其构成,在于它向我们指出了特定的情感所引发的行为倾向及其形成机制具有德育实践的启迪意义,即情感与道德评价的关系以及情感与行动的关系。人的情感,特别是青年的情感,对其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指出,“年轻人就性情而言总是欲望旺盛,做自己欲望的那些事情。……他们是精力旺盛、热情冲动而且随时会发怒的人,难以控制自己的生命的激情”。<sup>[3]446</sup>为此,需要有一种东西能够对其激情加以约束。这个东西便是羞耻。对于年轻人来说,羞耻是抵制其他激情的有效手段,也是调节情感进而调节青年人生活的重要手段。洛克在阐述惩罚问题时认为,单纯惩罚的效果有限,“只有出自衷心的羞耻心和不愿见恶于人的畏惧心,才是一种真正的约束”<sup>[6]</sup>。这就是说,仅仅外在的约束是不充分的,也是难以促成某种道德行为发生的,只有当一个人对做某些事情感到羞耻时,这个人才会因为耻于做某事而拒绝。在羞耻与惩罚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可以

看到作为古典哲人的亚里士多德和晚近哲学家洛克之间的分歧。

第三,知耻是羞耻感产生的重要前提,因而知耻教育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人感到羞耻在于他知羞,而一个人感到羞耻就可能不去做那些可耻之事。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青年人应该知羞,因为他们通过情感而生活,并且犯错误,知道了羞臊,他们就会少犯错误”<sup>[2]90</sup>。亚里士多德关于羞耻感与知耻之关系的论述隐含着重要的立论前提,个体对于可耻之事,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知道什么是可耻之事,什么不是可耻之事。倘若个体对于一事之可耻或不可耻没有清醒的认识,则羞耻也不能对个体的道德行为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在学校教育中,有必要从社会文化及其传统出发,根据社会道德准则及原则,通过类似的道德叙事和道德故事,让年轻人对可耻之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有必要让学生知道,做哪些事情是可耻的,因而是努力要避免的。同时有必要让年轻人认识到,做了那些人们都认为的可耻之事,会给个人的品性带来怎样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对于当前学校教育确有启示意义,然而也需要看到亚里士多德羞耻概念的内在缺陷与不足。这种缺陷与不足源之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羞耻感作为一种消极的道德感情可能给个体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个体对羞耻的感受或体验会直接影响个体未来的行为倾向,这种与羞耻相关联的行为倾向未必都是积极的和正向的。羞耻会导致避免去做某些事情,导致对自我的改变,在极端的情况下,也会导致攻击性行为的发生。现代道德心理学研究表明,羞耻的最直接倾向表现为隐藏、逃匿、畏缩,以及所有避免被他人见到的行为上;羞耻可能使一个人倾向于重建或改善自我,还可能会导致或催生侵略性的行为。<sup>[7]</sup>在许多情况下,羞耻将会引发回避行为,特别是在个体不停地感到羞耻的情况下。对于这个问题,康德早已有认识并特别提醒教育者,除了撒谎这件事情外,绝不要对孩子谈羞耻,以为“这样他们就会终生牢记羞耻是和说谎联系在一起的;而如果是不停地感到羞愧,就会产生一种此后无可更改的畏缩心态”<sup>[8]</sup>。羞耻感的产生不仅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倾向,在更深层次的意义,则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倾向。而有一些性格倾向则又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所不期望的,例如畏缩、胆怯、逃匿

等。因此,学校进行知耻教育以及羞耻感教育时,应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至少要意识到,可耻的事情不能被泛化到一切事情上,至少不能泛化到与道德表现无关的事情上。

####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修辞术[M]. 罗念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2]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3]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M]. 苗力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4] 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5] 伯纳德·威廉斯. 羞耻与必然性[M]. 吴天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3.
- [6] 洛克. 教育漫话[M]. 傅任敢,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58.
- [7] 埃尔斯特. 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M]. 郭忠华,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76.
- [8] 康德. 论教育学[M]. 赵鹏,何兆武,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4.

## Aristotle's Definition of Shame and Implications for Moral Education

ZHOU Xing-guo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Aristotle's definition of shame is "a feeling of distress or anxiety caused by having done, doing or going to do something bad that seems to hurt one's own reputation." Shame is caused by shaming people that they value by their bad behaviors, which includes the occurrence of behaviors, the moral evaluation of others, the self-awareness of actors, emotional inten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of pain and anxiety. Shameful things cause shame, and shame will affect individual behaviors in the future. Aristotle's definition of shame has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education; Fostering sense of being ashamed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education, although it is not its ultimate goal; and feeling ashamed is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having sense of being ashamed. The influence of shame on individual behaviors can b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d thus the significance to moral education is limited.

**Key words:** shame; moral emotion; Aristotle

(责任编辑 李 涛)